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千八

都察院

憲綱

諭旨十一

道光十二年

諭據御史景斌奏稽察右翼前鋒統領四旗護軍統領事務每於挑缺時赴教場監看內印務筆帖式一項弓力較軟者居多即有勉強用硬弓者大半不能中的此項筆帖式除前鋒校護軍校之外別無升階請照景運門內大器營領辦筆帖式之例於各旗營印務筆帖式二員之外添設領辦筆帖式一員俟三年

期滿。如果始終奮勉。該管官出具考語。咨行吏部。遇有本旗各衙門筆帖式缺出。即行銓選等語。弓箭乃旗人分內應習之事。該筆帖式等辦理行文繕摺事務。雖不能如兵丁等常川操演。亦宜隨時習練。以資得力。若如該御史所奏。因其無暇私操。弓力較輒不能升補前鋒校等職。請添設領辦筆帖式。俾得量邀升轉。是始因弓力較輒。終歸於另開升路。未免更張舊制。為該員等倖進地步。且恐各處紛紛效尤。瀆請亦屬不成政體。該御史所奏。著不准行。○又

諭。科道風聞言事。原應以重大事件入奏。於國計民生

俾有關繫。方為不負厥職。所有會匪王老頭子。即王法中等習教一案。係給事中隆勛於上年冬間訪聞。奏請拿辦。茲據軍機大臣等會同刑部審出該犯等。拜師傅徒。斂錢惑眾。實情分別定擬。復究出尹老須。姬三白等犯。習教重情。尚在研訊。此等匪徒。任其潛匿煽惑。日久蔓延。為害閭閻不小。若非隆勛奏請懲辦該犯等。反得倖逃法網。實非戢暴安良之道。且所關甚鉅。消息於未萌。實有裨於國家。匪淺足見隆勛於此種重大案件。頗能留心訪察。不愧言官。殊堪嘉尚。隆勛著加恩超擢太常寺卿。以示獎勵。○又

論嗣後凡遇貢院考試著都察院衙門奏派滿漢堂官各一員專司稽查如有士子不遵功令承管各衙門因循疏懈者著即據實叅奏以肅場規而端士習上年給事中劉光三陳奏科場各條經軍機大臣等會議奏准遵行已屬周備此後鄉會試時著承辦各衙門務須實力奉行毋得視為具文儻有因循滋弊之處一經發覺必將承管之員懲處不貸○又

諭京師入夏以來甚形亢旱節過夏至風日炎燥深切憂勞月前兩次設壇並親禱

三壇小雨廉纖未蒙優渥昨經躬祀

社稷壇虔誠步禱風威雖斂仍未渥沛甘霖朕甚懼焉  
因思致旱之由必有所自應

天以實不以文恐懼修省在平時即當夙夜維寅以召  
和甘而消稜沴至遇災而懼已屬補救於臨時况敢  
以規為瑱乎朕一日萬幾兢兢業業不敢自信一無  
闕失今者恆暘示儆惟應省愆修政以期仰格

天心本日閔給事中劉光三摺所奏亦為弭災起見著  
在京各衙門例准奏事人員於恆暘之由請雨之事  
國計民生之大用人行政之宜據誠直言各抒所見  
有可以上感

天和者。朕必見之。施行以冀和甘。速沛轉歎為豐。惟不得。摭拾浮詞。空談塞責。布告在廷。咸喻朕意。○又

諭御史者。網奏請飭查降革人員。懇予恩施。免致廢棄。一摺。用人為行政之要。朕綜覈庶政。一本大公。凡文武大小官員。其有咎屬因公。或失察註議。覈其情節。較輕量從末減。原未嘗因一青擯棄終身。惟寬宥之典。恩出自上。豈容臣下建言。售其沽名市恩之計。近因京師亢旱。降旨求言。苟有裨於國計民生。用人行政。朕必立見施行。惟不得摭拾浮詞。空談塞責。所降諭旨甚明。茲據該御史奏稱。近年以來。獲咎降革各

員。雖經肆赦。未能普霑恩澤。請飭交吏兵二部查辦。冀施法外之仁。試思遇災修省。當如何憂勤惕厲。求所以默感。

天和。凡清理庶獄。整飭吏治。籌備民食。諸大端。或特旨飭辦。或因奏允行。若該御史所奏。是因亢旱而欲加恩廢員。從來弭災之術。有如是之曲徇人情者乎。求得此等之言。何益政事。何能感召。身列言官。不能直陳利弊。仰副朕意。一味徇私乞恩。意存見好於人。以是為據。誠應詔令人慨歎而已。該御史所奏。實屬紕繆。不可行。○又



諭本日據大學士會同軍機大臣議奏京員揀發河工  
學習章程。河防關係重大。必得通曉熟練之員。方有  
裨益。著於內閣翰詹六部都察院各衙門。不分滿洲  
漢人。擇其正途出身。清慎勤敏者。每衙門保送一員。  
咨交吏部帶領引見。候旨發往東南兩河學習。如不  
得其人。毋庸濫保。並著定為兩年揀派一次。該員到  
工後。隨同該河督等。專心學習。估工查料。及一切疏  
濬堵築各事宜。不必承辦要工。亦不准經管錢糧。並  
著該河督量才差遣。周歷河湖隄堰。查勘情形。俾資  
歷練。其有謬妄滋事者。不但該河督應隨時叅劾。即

兩江總督。山東河南各巡撫。均有兼轄之責。並准其據實劾參。毋稍瞻徇。其黽勉勤慎。尚堪造就者。二年差竣。著該河督出具切實考語。送部引見。候旨錄用。此係為慎重河務起見。其不諳河務者。准其仍回本任。不准乞恩改補地方。如遇大挑年分。仍照舊例分發試用。著該河督隨時甄別。各該員等務須實心學習。期於熟諳宣防。釐工熙績。以備國家任使。○又

諭

前任稽查銀庫工科給事中邵正芴著解任。前任銀庫司庫解任。內閣中書豐盛額著革職。邵正芴現出福建試差業已起程。著沿途各督撫派員伴送來京。

歸案質訊雲南道御史宗室容和著一併革職歸案  
嚴究確情按律定擬具奏○又

諭昨日御史徐寶善奏請飭禁私書請託一摺內有謁  
選之吏未行請託之書已去及怵於權要習教徭匪  
等三案疆吏掣肘等語朕詳加披閱意必實有其人  
實有其事交軍機大臣傳到該御史詢問令其據實  
登答茲據軍機大臣將該御史親筆登答呈覽其人  
其事毫無指實均係泛論御史職任言官原許風聞  
陳奏如內外大臣有營私亂法以及朝廷政事闕失  
自應據實敷陳直言無隱何得以莫須有之事逞其

筆端出於捏造乎。湖南徭匪趙金隴滋事。朕特派禧恩等前往。盧坤調度有方。羅思舉奮勉出力。將逆匪掃數蕩平。盧坤等保舉各員。均經交禧恩等覈議。奉旨准行。廣東連州徭匪滋事。李鴻賓劉榮慶辦理不善。又派禧恩等由楚赴粵。督率余步雲曾勝勦辦。迅速。特旨加恩獎勵。諸臣和衷共濟。疆吏並未掣肘。至臺灣匪徒滋事。現派瑚松額等前往。其起釁根由。尚未查明。各路官兵亦未到齊。更毋庸議。該御史妄以揣度之詞。作為切實之語。阻撓國政。搖惑人心。於用人行政。大有關係。此風斷不可長。徐寶善著交部議。

處○十三年

諭此案庫丁戴雲峯因解官並不服同交兇起意虛立印付侵盜餉銀繼因奎秀等恐虧庫項未允該犯輒敢飾詞愆憑以致阿成等舞弊得贓實為此案罪魁藐法已極此而不嚴行懲辦何以儆姦蠹而肅紀綱戴雲峯著即處斬已革給事中阿成聽信戴雲峯等虛出通關截留侵餉得受贓銀一十兩之多該革員身任查庫御史職司風憲盤點是其專責乃舞弊即係查弊之人尤出情理之外阿成著即處絞○又

諭御史朱崢奏請慎重名器一摺所奏甚是可嘉之至

國家設科取士。三年大比。錄其文藝優長者。試於禮部。量才而後官之。並於正科之外。開設恩科。原以加惠士子。甄拔真才。以備朝廷任使。上年畿輔荒旱。收成歉薄。節經賑糶頻施。而春雨未透。百姓嗷嗷待哺。該地方官倡議勸捐。適有直省紳士捐輸。經該府尹等奏請。朕因花翎以待軍功。未便率行賞給。而該員等不分畛域。急公好義。亦不能不量予獎勵。是以仿照年老諸生。未經登第。賞給舉人副榜之例。分別辦理。姑允所議。原係一時權宜。未嘗著為定例也。若如該御史所奏。未登仕版者。將可報捐中書。已列部曹。

者。又將保送御史。甚至買通關節。雇倩槍替。識趣日卑。術業漸廢。生富人傲幸之心。阻寒儒進修之志。亦不可不防其漸。嗣後各直省督撫及順天府尹等。偶遇水旱偏災。如有抒誠捐輸。應須嘉獎之處。在士庶或酌給扁額。或議敘職銜。在官紳。或准其加級。或予以升途。概不准請賞舉人。即使援引成案。妄行瀆請。亦斷不能仰邀允准。其已經賞給者。如有關節槍替等弊。國法具在。亦不能因加恩在先。概予寬宥。朕於勸善之經。求賢之道。總期並行不悖。該士子等務須經明行修。敦崇實學。自然登進有階。無妄生冀倖之

心也。又

諭昇寅等奏此次

太廟孟秋時饗東班監禮之御史並未將陪祀不到人員參奏請先行交部察議。御史費開綬帥方蔚既見東班陪祀之員止有受慶一人理宜據實參奏乃該御史並未詳查陳奏殊有不合著先行交部議處。

又

諭前據御史趙敦詩奏請禁奔競以維氣節據稱各部院司員謁見堂官多有屈膝請安其遇堂官生辰喜慶等事遞送如意即有公正堂官礙於覲面不斥其



非當即明降諭旨。申明舊定儀注。司員謁見堂官。止應侍立回堂。毋許屈膝請安。並令該御史將遞送如意者何人。收受者何人。公正堂官何人。據實陳奏。即據奏稱。道光十一年三月。在戶部山東司。見有賣玉器安姓。持如意數柄求售。詢係尚書禧恩生日。司員要買如意。備送壽禮。迨至五月初間。復見安姓持如意進署。聞係侍郎李宗昉之父生日。戶部司官多在伊宅遞送如意等語。一面令禧恩李宗昉明白回奏。一面飭步軍統領衙門查傳安姓。並令軍機大臣詢問該御史。據伊親筆登覆。買遞如意何人。實不能記。

憶清楚。如前任戶部郎中今升山西大同府知府珠  
瀾。戶部候補郎中黃立誠。外間傳說遞送如意。旋據  
禧恩李宗昉先後覆奏。均無收受司員如意之事。復  
令軍機大臣傳到該御史復詳加詢問。婉言開導。並  
將賣玉器之安姓令其識認。據安姓供稱道光十一  
年曾在戶部賣售如意。該御史向伊詢問。信口答應  
尚書禧恩生日將近。想來必有司官購買如意。該御  
史稱亦相同。詢以何人曾買安姓如意。是否向禧恩  
呈遞。該御史則稱並未目擊。復據安姓供稱賣買姓  
名物件俱登帳簿。徧加查覈。既無珠瀾黃立誠買過

如意並無伊二人姓氏列入簿內。該御史乃稱珠瀾黃立誠遞送如意。及李宗昉之父生日。司官在伊宅遞送如意。均係風聞。俱與安姓無涉。復詢以戶部司員甚多。何以獨指珠瀾黃立誠。據稱伊與珠瀾曾同在福建司行走。見向賣玉器人評論如意價值。又見賣玉器人往廣東司售賣。詢係黃立誠需買。至買過與否。無由得知。亦不知此外再有何人買過如意。詢以賣玉器人既非安姓。係何姓名。則又不能指出。是該御史以毫無指證之事。捕風捉影。妄登奏牘。及再三詢問。一味含混其詞。牽拉支離。終無指實。朕用人

行政惟知一秉大公。事事務歸確實。禧恩李宗昉身  
列一二品大員。於君父之前。諒不敢一字含混。自蹈  
欺飾。如果該御史確有指證。不難再傳人證。嚴行究  
詰。乃僅以安姓信口問答之詞。遽登白簡。豈能憑此  
臆說。加罪臣工耶。趙敦詩著交部嚴加議處。○又

諭向來武會試內場取中試卷。先於雙好字號內選取。

如不足額。再於單好字號內選取。是以各武舉試卷  
彌封後。仍送外簾御史。各照原箭冊印明雙單好字  
號。馬箭地球步箭弓刀石。於各卷面上分六項填註。  
移送內簾。以憑去取。此定例也。武科之設。以外場為

主其弓力強弱。尤足定其優劣。至馬步箭本有一日之長短。第能合式。自可命中。即如朕御紫光閣閱試中式武舉馬步箭。其能全中者。再閱時未必仍能疊中。至默寫武經。又其餘事。斷不能憑此為去取。本科會試特派白鎔胡達源為正副考官。宜如何認真考覈。為國求材。乃殿試後。特命軍機大臣覆覈箭冊。除貴州本無雙好。此次中式單好武舉王家燮。陳正坤。應毋庸議。外。辰字圍。福建武舉現有雙好一名。取中單好許逢時一名。陝甘有雙好四名。除呂廷彪。丁定國二人中式外。取中單好馬興臨一名。宿字圍。滿漢

蒙古有雙好五名。除慶喜隆山雅爾胡善三人中式外。取中單好烏和哩一名。列字圍。山東有雙好六名。除紀冠軍唐汝藩樓夢麟三人中式外。取中單好楊雲鳳一名。廣東有雙好五名。除韓南輝何如啟二人中式外。取中單好李達元池化鼈二名。此數人俱僅開十力弓。惟烏和哩開十二力弓。及派員覆試。又復不符。其馬與臨許逢時二人覆試弓亦不符。尤不可解。究竟該考官等置雙好而中單好。以何為憑。若以中箭多寡為辭。則陝甘雙好中均係馬步全中。何以捨此取彼。若以默寫武經為去取。則是重其所輕。伊

等有心支吾欺飾。強詞奪理。其咎更重。至內簾監試御史蘇芳阿給事中黃爵滋。試卷原不寓目。亦不應干預考官取中之事。第現有雙好字號。考官取中單好。出圍後即應據實劾。何竟緘默不言。亦安用此監試為耶。白鎔胡達源蘇芳阿黃爵滋俱著單銜各具摺明白回奏。不准會商連銜。○又

諭本科武會試正副考官白鎔胡達源取中武舉有置雙好而中單好者。監試御史蘇芳阿給事中黃爵滋出闈後並未據實劾。昨降旨令白鎔等各具專摺明白回奏。茲據白鎔等先後奏覆。白鎔自認錯誤。強

為說辭衡材大典。斷不容稍紊舊章。任意去取。似此錯謬。非尋常疏忽可比。白鎔著先行開缺。交部嚴加議處。胡達源則稱伊所取中之卷。並未置雙好。而中單好。惟於白鎔中卷錯誤。未能查覈更正。正副考官皆朕特加簡任。必應公同商酌。中卷如此錯謬。亦屬咎無可辭。胡達源著一併交部嚴加議處。至蘇芳阿黃爵滋均稱未能查明。叅奏實屬不合。俱著交部議處。○又

諭。本日據吏部奏嚴議武會試正副考官白鎔等分別降調降留均屬咎有應得。歷科武會試內場取中試



卷先於雙好字號內選取。如不足額，再於單好字號內選取。此定例也。本科會試，特派白鎔、胡達源為正副考官。自當認真考覈，以備干城之選。乃置雙好而中單好，至有六名之多。及至派員覆試，許逢時、馬興臨、烏和哩均以弓力不符停科。其未經停科之楊雲鳳、李達元、池化鼈均以衛守備用。可見此次中式單好武舉六名，技藝俱極平常。其外場監射較射王大臣考校尚屬秉公，並未屈抑人才。而白鎔等悍然不顧以千人共見之技，竟至上下其手，實不平允。朕不為已甚，姑勿深究。白鎔著降補大理寺卿，胡達源著

降補翰林院侍講以示薄懲御史蘇芳阿給事中黃爵滋部議降二級留任之處均著加恩改為降一級留任不准抵銷○十四年

諭御史那斯洪阿奏倉庾重地宜慎選人才畀以久任以收實效而除積弊一摺朕詳加披閱實屬窒礙難行京通各倉為天庾正供該管監督出納攸司職任自最關緊要各衙門保送監督秉公選擇定為三年更換之例且自道光四年間明定激勸章程所以祛積弊而慎倉儲者立法已極詳備總在該倉場侍郎等實心整頓剔除弊竇俾在任者責無諉卸接任者

事有稟承該監督等俱當激發天良不敢意存玩泄。如果振刷精神謹遵成法辦理自臻妥協不在變通舊章。若如該御史所奏倉差定以年限難以得人請變通三年更換之例將各倉監督仿照倉場侍郎鹽務河防等官亦皆定為專缺。且謂各省州縣有倉庫之守畀以久任倉庾重地必須久任等語。倉差三年更換原以慎防弊竇賢否易於稽查。若久於其任更事既熟則玩泄易生。必至通同作弊牢不可破。且外省州縣經管係一省之倉庫京通各倉關係天下之倉儲其事之輕重責之大小所不待言。何得援州縣

久任以例倉差。妄議更改成法。總之近來通弊在於有治法而無治人。若辦理不善。徒思變易舊章。以為補偏救弊。恐除弊適以滋弊也。該御史所奏甚謬。著毋庸議。○又

諭本年武鄉試。特派桂齡龔鏜為正副考官。自當認真考覈。遵例去取。乃於內場取中試卷。置雙好而中單好。辦理錯謬。復蹈上年白鎔胡達源等前轍。當降旨將該考官等交都察院吏部分別嚴議。議處。茲據奏請將桂齡龔鏜降四級調用。八十二降二級留任。桂齡著降為從三品候補。龔鏜著降為正四品候補。其

不具摺奏奏之監試御史八十二著降二級留任。不  
准抵銷。○十五年

論科道為朝廷耳目之官。責任至重。凡政治利弊攸關。  
如有真知灼見。俱應據實上陳。直言無隱。近來科道  
中馮贊勳。金應麟。黃爵滋。曾望顏等。平日遇事均屬  
敢言。聞有指陳亦皆明白曉事。其有關繫國是。切中  
時宜者。無不量加採納。立見施行。是以將該員等擢  
任京卿。所以風勵言官。即是廣開忠諫之路。該員等  
益當仰體朕意。遇事敢言。一切毀譽榮辱之念。俱不  
應存於中。惟於國計民生。實有裨益。或除姦剔弊。確

有見聞。均當剴切直陳。毋有隱諱。僕謂既非言官。遂甘緘默。則是以建言為梯榮之具。驟得升階。即圖保位。似此沽直聲於前。而思緘口於後。不幾與朕用人圖治之意。大相刺謬耶。嗣後務當屏除私見。盡心盡職。不避嫌怨。力矢公忠。不特政務關繫民生國計。及牽涉內外臣工者。仍應據實指陳。不可妄生疑懼。即朕用人行政之際。稍有闕失。亦當隨時進言。以資採納。朕總理庶政。一秉大公。即聽言一節。深望諸臣切實敷陳。不憚再三詰誡。期以察天下之治忽。非徒博納諫之虛名。其有徇隱姑

容前後易轍者。尤當深以為戒。言行相顧。始終不渝。朝廷收諫言之益。國家著直臣之效。朕實有厚望焉。將此通諭知之。○又

諭。本年九月間。舉行奉安孝穆皇后孝慎皇后梓宮典禮。嵩暉等係工部派充總辦事宜司員。載銓於事畢後。在梁格莊行營查詢沿途差務。率指嵩暉為家裏人。嵩暉當以哈喇阿明白登覆。差旋後復向敬敏等呈請代奏。當降旨令載銓明白回奏。並派大學士軍機大臣傳集嵩暉等訊明具奏。隨據將傳訊各供詞呈覽。與載銓所奏情節相符。朕因

載銓措詞過當。並嵩曜負氣具呈。恐開屬員訐告之  
漸。復降旨將載銓交宗人府。嵩曜交部議處。旋經宗  
人府將載銓照例議罰職任俸一年。吏部將嵩曜照  
例議罰俸九箇月。朕酌覈情節。均屬允協。業經降旨  
准行。此案載銓以堂官查詢司員差務。係為慎重公  
事起見。本無不合。使非載銓措詞過當。嵩曜敢於負  
氣具呈。朕必將載銓處分寬免。重治嵩曜訐告長官  
之罪。公是公非。權衡至當。本無畸輕畸重於其間。茲  
事隔兩月之久。御史湯鵬率行奏稱。載銓處分過輕。  
請再交宗人府量加議處。並請將嵩曜處分寬免等



語。朕綜理庶政。一秉大公。從不設以成見。遇有應行處分事件。或特旨施行。或交部覈議。總期情理悉協。衆論允符。若事經數月。於奏定准行事件。紛紛瀆請。妄議改更。無此政體。且賞罰為朝廷大權。豈容臣下妄行干預。湯鵬此奏。率意瀆陳。實屬不知事體輕重。不勝御史之任。著仍回原衙門行走。○十六年

諭。朕於本月十三日御門辦事。兵部司員陳宗疇輪班引見。傾跌失儀。本日據炳輝等奏。請將該員交部議處。並將吏部押班司員交都察院察議。陳宗疇是否偶爾失足。抑係年力衰老所致。著兵部堂官查明據

實具奏。至吏部押班司員無從防範。所請察議之處。著毋庸議。該給事中等侍班糾儀。目擊情形。理應即行具摺奏參。且此事無待商酌。何以遲至本日始行具奏。炳輝等著傳旨申飭。○又

諭前據給事中富彰奏兵部保題漢缺。遴選正陪不盡允協。當交長齡穆彰阿查明具奏。茲據長齡等查明兵部保題漢缺。遴選正陪。歷屆並無不合。朕詳加披閱。所敘原委均屬有案可憑。是兵部遴選正陪於題選兩途。毫無歧視。科道職司言責。外省事件尚可以風聞未確為詞。至如部院大臣。如果有不公不法舞

弊營私情節。見聞確實。自應據實指參。朕方為之嘉許。被劾之員。必當審明重治其罪。若指摘一二案件。不問是非虛實。有意吹求。及至降旨。令其明白回奏。仍復堅執前說。以懷疑不解等詞。嘵嘵置辯。似此攻訐不巳。尚復成何事體。富彰不勝。給事中之任。著以員外郎降補。以示薄懲。嗣後各科道遇有事關國計民瘼。惟當據實敷陳。不得以捕風捉影之談。遽形奏牘。經此次訓誡之後。如再有似此劾奏各項事件。查無實據者。即將言事之人。懲處不貸。○又

諭。向來科道等官。於京外各省事件。如有風聞。原許據

實陳奏請旨查辦至應如何辦理之處豈容妄逞臆見率行瀆請茲據給事中寅德奏江西廩生陳泰來前因呈報開採銅鉛致被斥革請開復廩生飭令前往採辦實屬糊塗冒昧寅德不勝給事中之任著回原衙門行走○又

諭給事中鮑文瀾奏陶澍違禁私刊奏疏一摺並將原刊奏疏呈覽朕詳加披閱其所刊刻俱係發鈔事件惟封疆大吏身膺重任所奉硃批理當慎密方為不負委任陶澍輒行刊布迹近沽名殊失公爾忘私之義陶澍著交部議處至另片奏淮北票鹽辦理不善

等語。淮北改行票鹽。總期於國課民食兩有裨益。如該督於每年奏銷鹽課短絀。該部自能叅奏。即令民食不使其所行票鹽。各省該督撫亦必具陳利弊。俟朕施行。鮑文瀄此奏。摺據瑣屑。意涉挾嫌。此風斷不可長。鮑文瀄著一併交部議處。○又

諭。御史富隆額奏。請究查捏造浮言一摺。國家設立科道等官。廣開言路。原期興利除弊。摘伏懲姦。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數年來科道中。每有陳奏。朕無不虛衷採納。其建言得體。有裨政治者。或加恩外擢。或簡畀京卿。其或事涉瑣屑。指陳無據。亦不予以嚴捷。所

以獎勵激勸。俾令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乃近來妄肆  
譏彈。捕風捉影。甚且挾嫌誣陷。報復逞私。尚復成何  
事體。經朕將該員等分別懲處。實朕萬不得已之苦  
心。在廷臣工。有言事之責者。宜如何仰體朕心。靖共  
獻納。勉副朕孜孜求治之意。若如該御史所奏。言官  
奏事。應究問風之所自起。聞之所由來。是使進言之  
人。心存畏蒞。瞻顧不前。必至民生疾苦。吏治廢弛。悉  
壅上聞。豈不於朝廷設立言官之意。與朕達聰明目  
之心。大相徑庭耶。所奏著毋庸議。○又

諭前據馮贊勳奏。叅廣西宣化縣知縣楊時行。署任月

餘責斃數命。當交恩銘趙盛奎秉公確查具奏。嗣據查明該員實無濫刑斃命情事。復據馮贊勳將楊時行責斃各犯姓名案由月日開單呈覽。並奏請密飭覆查。適因新任廣西巡撫梁章鉅來京陛見。當將原摺清單交該撫帶往嚴密訪查。務得確據。茲據該撫奏稱。檢查案卷。覈對各犯被押月日。並無將卷宗抽換消滅之弊。其用小竹板答訊賊犯。亦無杖以百計之事。且各犯發保病故。相距自一二十日至數月不等。現經查明民人馮大學開場誘賭。經楊時行訪聞拏獲。該犯口稱伊姪現居京職。求全顏面。該員仍照

例責懲毫無贖徇。可稱不畏彊禦。甚屬難得。著該撫  
察其才具。如果始終奮勉。遇有應升之缺。酌量保奏。  
以為州縣各官。實能除暴安良者勸。梁章鉅甫經升  
任巡撫於交查之案。即能悉心體訪。據實奏聞。使賢  
能之員。不致屈抑。甚屬可嘉。著加恩交部議敘。至言  
官風聞奏事。當為國計民生起見。馮贊勳兩次陳奏。  
俱云得自家書。並將責斃各犯。開具姓名月日。乃一  
經查訪。全不相符。且其所奏。竟係一片私心。輕信族  
人無據之辭。意圖報復。似此紳士書役挾制地方官。  
其風斷不可長。馮贊勳著交部嚴加議處。○又



論本日據吏部遵旨將馮贊勳嚴議具奏言官為朝廷耳目所寄責任甚重凡所敷陳當為國計民生起見其有關繫國是切中時宜者朕必量加採納立見施行即或偶爾失實而所奏尚屬因公亦必曲為寬恕從不遽加譴責朕於大小臣工賞功罰罪一秉大公斷不稍存私見即如本年高喀鼎於黑龍江歷久遵辦之事輒因私意妄託該將軍更改章程從憑具奏尚係為地方公事惟不自行據實陳奏膽敢私致書函囑其奏辦即屬有心干預是以於訊明後立予重懲不稍寬貸馮贊勳前任言官時遇事敢言閒有指

陳尚堪採取經朕加恩擢至四品京堂。宜何如屏除私念。力圖報效。以慰朕用人求治之意。乃逞其一片私心。於署宣化縣知縣楊時行杖責竊匪。本無濫刑斃命情事。輕聽族人無據之詞。兩次嘵嘵瀆奏。意圖誣陷地方官。隱遂其報復之計。其居心實不可問。此端一開。在京大員。藉端挾制地方官。必至每事掣肘。吏治尚可問耶。馮贊勳著即照部議革職。以為徇私忘公者戒。○又

諭宗人府奏御史永桐因揀選貝勒。未經入選。具稟瀆辯。永桐係宏旡之子。乾隆年間。宏旡因莊頭事件。使

人至通永道囑託革去貝子都統治罪是宏旰所犯  
本係私罪何得謂為無罪之人即嘉慶年間

賞給奉恩將軍准其隨班入朝係屬

特恩棄瑕錄用此次宗人府揀選承襲貝勒未將該員  
入選辦理本無錯誤乃永桐率行具稟嘵嘵陳訴實  
屬不合著交部議處○十七年

諭嗣後凡京堂御史緣案降補以及原係京職降調補  
官指明以何官降補或仍回本任並廢員起用捐復  
降捐人員如係一體升轉其原案內並無不勝外任  
及奉特旨停升者計俸合例俱著准其保送京察一

等並著吏部於本內將該員等原案情節詳晰聲敘。吏部即纂入則例通行各該衙門遵照辦理。○又

諭御史柏齡奏請選將訓兵整頓營伍以衛京師一摺。我朝武備修明。兵制已臻盡善。京營兵弁。有各營大臣統領。隨時訓練。分別勸懲。操演既不為不勤。俸餉亦不為不厚。惟在遵循舊制。豈容妄議更張。若如該御史所奏。請簡派久歷戎行之將軍提鎮副將九員。分駐九門。提鎮四員。分駐圓明園。官為給辦。氈棚晝夜棲止。試思外省將軍提鎮。各有專司。若紛紛調京。成何事體。至所奏滿洲人員內。挑取火器護軍健銳

各營曾經出師之章京漢員內挑取綠營曾經出師之參遊帶同滿漢兵丁各隨該大臣晝夜棲止早晚操演二次每月合操一次事涉紛更且駭人聽聞該御史於訓練將士有勇知方之道茫乎未聞率意妄陳乖謬已極不勝御史之任柏齡著以六部主事降補○十八年

諭昨據吏部議奏五城事宜業經降旨將城內戶婚田土詞訟案件均改歸正指揮衙門詳城覈辦毋許吏目干預是該正指揮等責任綦重嗣後著巡城御史留心查察如該正指揮等有縱容吏役營私舞弊及

才具平庸。不能稱職者。隨時參奏。毋稍姑容。儻該吏目等。仍有干預。擅受情弊。亦即嚴參懲辦。以專職守。而儆官邪。○又

翰。本日據吏部奏。遵旨照例議處。請將姚元之降二級。調用一摺。在京部院大臣。於外省督撫舉劾屬員。本不容妄有干預。左都御史姚元之。以一品大員。與南昌府知府張寅係屬姻親。乃於該員被參之案。指稱該撫迹近挾私。並將該員去任時。百姓祖道甚多。生員臚陳政績。代為陳奏。實屬冒昧。非是。若使事關重大。必當嚴治其罪。姑念姚元之究係言官。且其所奏。

止為張寅申辨。其事尚小。姚元之著照部議降二級調用。以示薄懲。○十九年

諭御史有言事之責。向不准摭拾空言。妄行陳瀆。至於見聞所及。確有指實之處。豈得徇情遷避。緘默不言。此案已革。未入流劉禮恭。以職官吸食鴉片煙。並售賣煙膏圖利。給事中巫宜禊。既已知情。並不參奏。顯係回護。同鄉部議降二級留任。尚覺稍輕。著改為降三級留任。不准抵銷。○又

諭嗣後滿洲京堂缺出。輪應科道到班。具題請旨簡放者。俱著改為吏部帶領引見。著為令。○又

諭御史有言事之責。凡條奏事件。皆應覈其情節。或遇有重大案件。亦准入奏。若尋常控案。各衙門自有專司。該御史等不得摭拾瀆陳。紛紛越俎。即如御史汪于泗前奏屈雙業訐告一案。事關重大。該御史迅即奏聞。所辦甚是。本日御史焦友麟代民人孫承基呈遞狀稿一摺。甚屬冒昧。此等控呈。不過捐糧細故。該民人自當赴理事衙門呈遞。該御史何得妄行代奏。若尋常事件。皆入封奏。又安用設立各衙門為耶。焦友麟著傳旨嚴行申飭。該民人原呈。著交都察院查明照例辦理。○二十年



論科道有風聞言事之責。內外官吏貪庸不職。原許列款糾劾。至賞罰大權。操之自上。豈容疏逖小臣妄行干預。前據給事中周春祺奏。參浙江提督祝廷彪。應行治罪等語。已屬非是。至祝廷彪年逾七十。精力就衰。恐其調遣不能得力。是以降旨休致。並不因該給事中奏參。始有此論。本日又據周春祺具摺言事。輒謂休致祝廷彪之旨。係伊參奏所致。竟似朝廷用舍賞罰大權。言官可以意為操縱。若相率效尤。成何政體。此風斷不可長。周春祺不勝給事中之任。著回原銜門行走。○二十一年

諭昨召見五城會奏御史雙壽陳光亨喬邦憲宜崇並未到圍本日據該御史等奏請議處或因審案或因感冒等尚非無因惟於聯銜摺內未經註明究屬不合。雙壽陳光亨喬邦憲宜崇均著交部議處。○二十

三年

諭戶部銀庫設有管庫司員專司出納管庫大臣總領其事。復疊次派出王大臣盤查近年又添設查庫滿漢御史各該員等果能認真經理覈實稽查何至羣相蒙混釀成巨案。本年因庫丁張誠保偷盜庫銀破案。特派大臣將新舊各項逐一盤查。本日據惟勤等

覆奏新收常捐等款均與應存之數相符舊存正項  
飯銀竟虧空銀至九百二十五萬二千餘兩之多實  
屬從來未有之事覽奏曷勝忿恨以國家正項錢糧  
膽敢通同作弊任意攫取似此喪心昧良行同借國  
盜賊本應立置重典以肅法紀惟事閱多年官非一  
任即書吏丁役等亦人數衆多儻不確切查明恐致  
遺漏倖逃法網其自嘉慶五年以來歷次管庫及歷  
次派出查庫王大臣皆係親信大員亦復相率因循  
毫無覺察並無一人能發其姦甚負委任不知諸王  
大臣有愧於心否朕自咎無知人之明抱愧良深均

著交部查取職名。嚴加議處。此案著派載銓穆彰阿。故徵裕誠。賽尚阿。覈實查辦。所有歷任管庫司員。查庫御史。並丁書人等。著逐細查明。嚴行治罪。○又

諭御史蘇廷魁奏。因災陳言。請虛懷求諫一摺。朕君臨天下二十餘年。兢兢業業。日慎一日。即無

上蒼垂憐。豈敢稍涉怠荒。乃近年災患頻仍。朕深宮循省。負疚良多。自當刻意慎修。勉益加勉。在廷諸臣。其各盡心獻替。匡弼朕躬。毋辜期望。至求言納諫。係朕本心。近來科道建言。凡有裨於實政者。無不立見施行。即如翰林院編修吳嘉賓。戶部郎中湯鵬。主事丁

守存等以本無言責之人。條陳事件亦未嘗不虛懷  
聽納。是言路並無壅塞。况應天以實不以文。正不必  
特詔求言。反似虛應故事。嗣後大小臣工。務各力矢  
公忠。屏除私見。遇有用人行政闕失。盡言無隱。朕非  
飾非文過之君。諸臣不必存畏罪取容之見。但必揆  
諸時勢。實在可行。方可登之奏牘。儻泥古不化。徒託  
空言。仍於國計民生毫無裨益。則大非朕虛已聽言  
之本意也。○又

諭本日據御史陳慶鏞奏琦善等三人起用為刑賞失  
措。無以服民等語。前因琦善奕經文蔚先後辦理夷

務未能奏效。當將琦善等革職治罪。因思從前辦理不善。總由朕無知人之明。以致琦善奕經文蔚諸人喪師失律。迄無成功。朕惟有返躬自責。愧悔交深。何肯諉罪臣工。以自寬解。琦善等韜略未嫻。限於才力。現在年力正強。是以棄瑕錄用。予以自新。今據該御史剴切指陳。請收成命。覽其所奏。亢直敢言。朕非飾非文過之君。用人行政。一秉至公。初無成見。豈肯因業有成命。不便收還。自存回護。耶。琦善奕經文蔚均著革職。即令閉門思過。以昭賞罰之平。至黜陟之權。操之自上。本非臣下所能干。儻該御史所奏於情法。

未能持平。朕亦不能曲從。以邀譽中外。臣民應曉然於朕撫躬引咎。虛懷納諫之至意也。○二十七年

諭前據御史王東槐奏山東地方官玩縱盜賊。措置乖方。各情形。當交柏葭等嚴密訪查。茲據柏葭等奏稱。訪查該臬司刊刻告示一本。與該御史所奏相同。並將編查保甲司道聯銜札示一併呈覽。保甲之法。原為弭盜良規。乃平日既不能實力奉行。及至盜匪充斥。僅託空言。全無實效。巡撫有統轄全省之責。司道等亦職在察吏安民。於該省緝捕重務。先事不思豫防。臨事復不能妥速籌辦。以致延及鄰省。所司何事。

實屬咎有應得。崇恩王篤徐經王懿德英桂岳齡均著先行交部嚴加議處。至臬司徐思莊告示居民則稱巨盜進莊止許鳴鑼集衆勿許驟搜其鋒賊去始令追捕並有以縱為檢以予為取之語其意何居實屬紕繆不通之至。徐思莊著即行革職。御史王東槐陳奏得實著遇有給事中缺出即行升補仍交部議敘。又巡視中城河南道御史志魁等奏編查保甲拏獲吸食鴉片逸犯杜焜請飭交刑部審辦奉旨杜景胡即杜焜著交刑部審辦中城御史志魁給事中路慎莊督查保甲認真著交部議敘從來編查保



甲。為緝姦要務。若奉行故事。事實無裨益。該御史等按冊逐戶點查。竟能將前經降旨飭拏逸犯杜焜訪獲。並查出人數姓名不符。及形迹可疑多起。分別辦理。可見一經嚴查。該匪等即無駐足之處。是認真稽查。門牌大有實效。因思各城各有專轄地面。自應一律認真清查。毋令姦宄溷匿。該巡城科道等。必應督飭所屬實力奉行。認真查察。遇有形迹可疑。及門牌人數不符之處。立即嚴拏究辦。毋得視為具文。有名無實。仍不時稽察。丁胥人役等。毋得藉端騷擾需索。以緝姦完而靖閭閻。○二十八年

諭前據御史楊彤如奏河南賈魯河挑挖糜費將國帑百萬輕擲迄無成功並未將辦理不善之員分別叅處賠修河陝汝道施熙貪名素著所至侵蝕錢糧等語當交福濟路秉章親往履勘訪察據實具奏茲據福濟等奏稱查明該省興挑賈魯河三次共用銀五十四萬餘兩錢四萬串覈與原奏百萬數目不符惟甫經完工即行淤墊總由勘估未能認真承挑工員復草率從事糜帑誤工各無可辭所有初次承挑賈魯河總管委員前任開封府知府現升河北道長臻總辦委員前任開封府同知現升四川成縣龍茂道

馬秀儒前候補同知捐升知府鄭熒東河捕河通判朱品金二次歲修總辦委員前任祥符縣知縣現升許州直隸州知州金梁著暫行革職仍著該撫勒限飭令認真賠修儻河道不能深通利運即著嚴叅懲辦並著琦善催令馬秀儒迅即前赴河南辦工成縣龍茂道缺亦即派員署理河陝汝道施熙雖查無貪墨實迹惟承辦改挑河道未能一律寬深亦屬辦理不善著交部議處仍即行送部引見河南巡撫鄂順安於此等鉅工未能先事詳勘辦理及河道淤塞又不將辦理不善之員據實嚴叅迨經捐廉改挑復不

奏明實屬草率於前。徇隱於後。著交部嚴加議處。所  
有賈魯河工程。應如何責成各員。按成賠修之處。著  
該撫酌定章程。依限興工。務須加展寬深。沿河橋樑  
均令修整。不准稍形草率。以期經久。工竣專摺具奏。  
又奏前賈魯河完工後。經該撫奏明將捐輸錢六千  
萬串。交典鋪生息。作為歲修之用。今既責令各員賠  
修。此項錢文。毋庸再作開銷等語。著該撫即飭藩司  
查明貯庫。咨報戶工二部備覈。御史楊彤如著賞加  
二級。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千九

都察院

憲綱

諭旨十二

道光三十年三月

諭。左副都御史文瑞奏陳四事。朕詳加披閱。所論剴切真摯。深協朕懷。並錄進。乾隆元年左都御史孫嘉淦三習一弊疏。其論為君之道。洵屬切直精深。堪為聽言臨政之助。臺端為言路表率。文瑞首進讜言。朕虛懷納受。諒九卿科道。斷不緘默畏憚。負朕諄切求言之意也。○咸豐元年

諭。都察院及糾儀科道等奏。參吏部侍郎明訓元旦朝賀錯入班次。明訓著交都察院照例議處。惟昨日行禮後。一人由西嚮東。趨過班末。糾儀御史未阻。著查取職名。送吏部議處。○又

諭。給事中蘇廷魁陳奏一摺。朕詳加披覽。所稱求宏濟之道。防驕泰之萌。意在推誠任賢。慎始圖治。能見其大。朕甚嘉之。其論孝廉方正一條。亦合循名責實之意。著各省督撫學政認真訪擇。務將品學兼優。眾所推服之人。切實保舉。以備錄用。毋得虛應故事。名實不符。如所舉非人。惟濫保之員是問。其各慎之。○又

諭。昨因賽尚阿出差。特旨將內閣侍讀穆蔭開缺。以五品京堂候補。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穆蔭係軍機章京。行走多年。尚稱熟悉。故令隨同學習。藉資造就。茲據給事中蘇廷魁奏稱。超擢太驟。易啟倖進之門。已不成話。並稱俟賽尚阿回京後。仍令該員回章京當差。黜陟自下。巧為嘗試。尤屬亂道。該給事中人甚端方。此奏似不出其手。但所言尚無大謬。姑置不問。

○又

諭。嗣後各城指揮等官。如能查拏鄰境要犯。方准請旨量予鼓勵。若僅於該管地面訪獲尋常案犯。仍不得



濫行請獎。○又

諭。近日各城御史奏拏獲鄰境案犯。懇將獲犯各員。量加獎勵。疊經降旨。令刑部於定案時聲明請旨矣。各城司坊等官。捕盜是其專責。既能弋獲鄰境重案。自應量予鼓勵。以獎微勞。但恐該員等希圖甄敘。專以緝拏鄰境匪犯為事。而於本任捕務。轉多廢弛。從前道光十三年。曾奉

諭旨。凡有拏獲鄰境要犯之員。必確覈本任緝捕。並無未獲之案。方准酌請鼓勵。仍於摺內隨案聲明。儻將本任緝捕。漏不敘入。即係違例保奏。著該部概行議

駁。並將該御史議處。

聖諭煌煌。於微勞必錄之中。仍寓隨事覈實之意。近來各城保奏摺內。間有敘及該員前此緝捕案件。而於本任有無未獲之案。並未詳細申敘。似此有勸無懲。於捕務仍無裨益。嗣後各城御史。均當恪遵前奉

諭旨。遇有奏請獎勵之案。將該員本任緝捕並無未獲之案。隨摺聲明。毋得違例保奏。致開冒濫之端。至緝獲鄰境重犯。既予議敘。則本境疏防之員。自應奏請議處。方足以昭平允。所有現在各城所奏拏獲鄰境人犯。交部審訊各案。即著該部查明該員等本任有

無未獲之案。照例辦理。並將疏防要犯應議各員。一併飭查。聲明具奏。○二年。江南道御史隆慶奏請飭

九卿科道督撫大臣。共籌理財長策。以收實效。

諭。所奏不為無見。汝非戶部之員。言之甚易。使汝現為戶部司員。恐未必言行相符。若如汝所奏。令原奏者會議。朕先曰窒礙難行。看汝並非真有見解。不過撓拾陳言。希圖塞責。嗣後各大員若真有前項弊端者。風憲官必應據實叅奏。斷不可因有此旨。相率緘默不言。將此通諭各部院衙門知之。○又

諭。呂賢基奏請求直言一摺。朕登極後特詔求言。內外

臣工條奏。凡有可採取者。均已見諸施行。現在粵西軍務未平。豐北河工漫口未合。內外諸務。因循未能振作。畿輔自入春以來。缺少雨澤。朕焦勞宵旰。方矢憂勤惕勵之忱。爾諸臣目擊時艱。自當與國家同其休戚。豈可泄泄沓沓。自謂循分盡職乎。著再申諭各部院大臣。九卿科道等。有言事之責者。於政治得失。民生利病。有可補偏去弊。力圖挽救之處。各據見聞。直陳無隱。朕非好諛惡直之主。亦非欲博下詔求言之名。爾諸臣其各力夫公忠。悉心獻替。惟不得徒託空言。浮泛塞責。若或受人指使。詐偽居心。或欲沽直。

諭。前據給事中袁甲三奏。叅定郡王載銓刑部尚書恆春侍郎書元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各摺片。已據該郡王等各具摺明白回奏。復派大學士裕誠會同軍機大臣。將該給事中回奏指出之御史瑞昌祭酒彥昌刑部郎中吳德清前任刑部郎中直隸知府吳廷棟等。傳到查詢。先後覆奏。如原叅載銓題升步軍統領衙門主事與查辦刑部擬補主事並奏咨刑部各案。或會同部臣議結。或隨時酌量辦理。其訥爾經額向伊雙膝請安一節。查明並無其事。均毋庸議。惟諸王

與在廷臣工。不得往來交接。疊奉

聖訓。垂誠周詳。前歲冬間。朕復特降諭旨。申儆自應敬  
謹遵守。乃恆春書元。因審辦案件。盛氣相凌。俱至載  
銓府第私謁。當時載銓既未拒絕。事後又不叅奏。至  
拜認師生。例有明禁。據載銓奏稱於保舉之人。欲以  
師生稱謂者。不能豫為攔阻等語。均屬不知避嫌。有  
違定例。載銓著交宗人府嚴加議處。恆春至載銓府  
中私謁。並將審案略節面交。已據載銓奏明。乃恆春  
回奏。率稱於隨扈回京後。從未謁見。並無送給案據  
之事。顯係意存欺飾。書元初次回奏。既不將私謁載

銓府第一節聲敘。迨降旨詰問。仍復含混回奏。且於  
召見奏對之言。輒屢向同堂洩漏。並以相契談心。曲  
為解說。實屬不知慎密。有負委任。恆春書元均著交  
部嚴加議處。至載銓所繪息肩圖。題詠甚多。內閣學  
士載齡內閣侍讀許誦恆均係師生稱謂。顯違例禁。  
載齡許誦恆均著交部議處。其題圖之潘世恩卓秉  
恬祁寓藻柏後周祖培麟魁吳鍾駿黃贊湯錫齡文  
慶慧成富呢雅杭阿潘曾瑩潘曾綬葉名澧等。亦有  
不合。著一併交各該衙門分別議處。所有傳訊各員。  
毋庸置議。吳廷棟著回直隸知府署任。給事中袁甲

三例許風聞言事。且所奏尚非盡虛。惟覆奏片內。所稱名節攸關。難以隱忍等詞。自謂白其心迹。未免負氣爭辯。古來諍臣。謬誇之風。本於忠愛。豈為沽名。若將該給事中。加以譴責。恐言事諸臣。誤會朕意。率安緘默。殊非朕芻蕘必採之本意。嗣後科道等官。惟當各秉公忠。靖共獻納。毋避嫌怨。確實指陳。但不得以傳聞影響之談。輕率入告。徒博彈劾之名也。○三年諭。御史孟洋奏。請飭各省嚴緝土匪一摺。土匪藉端滋擾。原應嚴拏懲辦。以靖地方。即如近日直隸通州灤州寶坻玉田等州縣。島匪劫奪。經科道叅奏。已疊降



諭旨。飭令嚴行查緝。該御史奏請通飭各省嚴緝土匪。並未指明一案。徒託空言。該員由部曹擢任御史。自應建白國事。朕覽此奏。不過因新升臺諫。摭拾外省套言。苟且塞責。若皆似此敷衍。甚非朕虛衷求言之本意也。從前嘉慶年間。屢降

諭旨。各御史遇有科缺。及各項差使。前期數日。必有建白。以冀土知其名。近來風氣。似此頗多。著傳知各科道。不准勒襲陳言。以為上進地步。凡有建白。必須據事直陳。毋稍徇隱。莫先存沽直之心。莫豫期傳誦之美。朕實有厚望焉。○又

諭。國家設官分職。體制相維。大小臣工。同朝共事。無論事關重大。議貴和衷。即尋常會辦事宜。亦應虚心商榷。前據惠親王等奏。派兵籌餉一摺。特派大學士軍機大臣九卿會同議奏。原以軍國重情。冀收集思廣益之效。與議諸臣。宜如何各抒所見。為朕分憂。豈容意氣相陵。致失大臣之體。本日據左副都御史文瑞奏稱。會議時。以現有暫救之術。商之戶部尚書孫瑞珍。該尚書因述其家貲若干。出語粗俗。形同市井。無賴。至有賭咒之言等語。朕於諸臣。以禮相接。推誠相待。從無逆詐億不信之心。前因御史富興阿等陳奏。

朕以其摺內有應議之條。是以發交部議。迨孫瑞珍等自陳產業數目。朕亦不疑其隱匿諱飾。文瑞於會議時。如果平心靜氣。婉語相商。孫瑞珍何至遽行憤激。即孫瑞珍以文瑞詞色陵厲。亦何必遽出失言。且古人所謂同寅協恭者。文瑞豈未之前聞。而竟以議論牴牾。直斥該尚書為市井無賴。登諸奏牘。將使朕於萬幾之暇。更為諸臣排難解紛耶。孫瑞珍文瑞均屬不知大體。一併交部議處。○又

諭。巡視五城給事中鳳寶等奏京城近日巡查情形一摺。前因賊匪竄擾。特派王大臣等督辦巡防事宜。嗣

復派王茂蔭等辦理國防。令與五城御史等共同籌畫。緝匪安民。原欲先事豫防。有備無患。該給事中等職司巡查。應如何協力同心。妥為布置。乃據奏稱。巡防國防。所辦均不足恃。等語。是徒諉過於人。為自占地步之計。殊屬非是。現在王茂蔭等與五城御史共辦一事。豈不能詳細會籌。和衷商辦。即時勢孔亟。措置維艱。亦宜悉心講求。以期有濟。若先存彼此之見。遇事齟齬。置公事於不問。又安用該給事中等為耶。所有五城巡查各事宜。著責成鳳寶等會同王茂蔭等認真籌辦。務當聯為一氣。訪拏姦宄。安輯商民。毋

得心存畛域。轉致貽誤。○又

諭。步軍統領衙門奏拏獲刊刻並未發鈔奏章人犯。請  
交部審辦。一摺。羅祥張義興王得均王繼遠均著交  
刑部審訊。所刊奏摺既據羅祥等供係吳廷溥交給  
刊刻。而鳳寶等回奏摺內並未據實指明係何人發  
交。已屬有心含混。且以報房前此漏刻諭旨等詞牽  
砌入奏。尤為意存飾辯。給事中吳廷溥於並未發鈔  
摺件。輒即擅行刊刻。實屬任性妄為。著先行交部嚴  
加議處。給事中鳳寶陳枚玉山聯福御史彭慶鍾隆  
慶蔡徵藩孫鳴珂志文於回奏時聲敘模糊。顯有瞻

徇情弊。均著先行交部議處。○四年

諭。御史英匪呈進金陵被難記。並請照刊。散給廣勸團練一摺。各省賊氛竄擾。地方辦理團練。保衛鄉閭。本係禦賊要務。前已疊降諭旨。並將嘉慶年間團練章程刊刻頒行。原期薄海臣民。共見共聞。遵行罔懈。若該御史所進金陵被難記。不過巷議街談。敘述一地一時之事。民間流傳。原所不禁。若必官為刊刻。尚復成何政體。至逆匪擾害地方。慘酷詭詐情形。凡罹其毒者。孰不恨深刺骨。志切同讎。奚待刊刻此書。家諭戶曉。始能振興民志耶。英匪所奏。殊屬冒昧。原摺及

所進金陵被難記均著擲還。又

諭給事中張祥晉奏請將欠交房租補行徵足一摺。前因軍餉浩繁於京師地面暫收房租原係一時權宜之計。據該給事中奏稱數月以來租數減少請將欠交之租定限勒追等語。所奏殊屬鄙瑣。不惟無此政體。轉恐別滋弊端。且該給事中即係巡城。如果所屬地面官商民戶抗不交租。當時何難覈實嚴查。催令完交。迨既經停止之後始奏請令八旗五城勒限補追。徒增擾累。有何裨益。所請著不准行。○又

諭前因御史孟洋奏山西洪洞襄垣襄陵垣曲等縣徵

收錢糧不協輿情。當經降旨交恆春確查嚴叅。茲據該撫奏稱。委員查明洪洞等縣徵收錢糧。並無抑勒浮收。辦理不善之處。該御史所奏著毋庸議。言官例准風聞奏事。然不當以毫無影響之詞率行入奏。況孟洋籍隸山西。陳奏本省事件。更應見聞較確。何以經該撫飭查。所奏各款無一確據。嗣後御史言事務當訪查確實。不得以傳聞無據之詞妄行彈劾。亦不得有意模稜。自甘緘默。至各省大吏。遇有特旨交查之案。尤當細心訪察。務得真情。不准袒護屬員。輒以查無實迹一奏塞責。如御史有受人慫恿。挾嫌誣陷。



督撫有瞻徇情面。開脫消弭者。日後別經發覺。必治以欺飾之罪。○又

諭。御史薛鳴皋奏形迹可疑人犯。請從寬典審辦一摺。前因侍郎王茂蔭奏稱各處拿獲人犯。多先用煙薰取供。當經降旨交問刑各衙門查明。如果屬實。即將原拿承審之員。指名叅辦。並因雨澤愆期。特飭刑部及順天府。將犯案悉心推求。逐一清釐。原為人命至重。斷不可以疑獄。即成信讞。致殺不辜。至巡防王大臣審辦形迹可疑人犯。數月以來。分別問遣及開釋者。不下七八百人。其情罪較重。法無可貸。立置重辟。

者止數十人。且審訊時並未刑求。豈得謂有冤抑。該御史未知確實。輒以自拔來歸請從寬典。不知此等重罪人犯。受賊指使來京。或探聽消息。或圖偷買火藥。或隨賊抗拒。戕害官兵。其非自拔來歸。已無疑義。若各處軍營所奏。自拔來歸。殺賊自效者。皆係確有憑據。不但開釋罪名。且破格恩施。以昭激勸。該御史所奏。煦煦為仁。漫無區別。豈以縱姦養惡為好生之德。遂足消除沴氣耶。所奏實不可行。著毋庸議。○又河南巡撫英桂奏請將在籍給事中陳壇被參情節。覆審另擬具奏。

諭陳壇身任給諫。又係奉旨回籍。辦理團練。乃如此喪心。若不從嚴懲辦。何以勸各省出力紳民。著迅速奏來。斷難任其避就欺罔。俾逃法網。○又

諭御史唐壬森奏私鑄大錢情實人犯。請量從未減等語。所奏殊屬非是。此等姦民。趨利冒死。明知禁令所在。法不容寬。猶復甘蹈刑章。以身嘗試。該御史既稱處以情實。誠足蔽辜。又稱其情可憐。請從未減。何自相矛盾至此。且該御史亦知斬決已有數起。私鑄仍未衰息。是繩以重法。猶恐未能盡絕姦萌。乃稱齊民不專恃重典。豈故示寬縱。轉足以懲姦化莠乎。即如

所奏。或令出錢贖罪。或令效死殺賊。尤屬不成政體。定例納銀贖罪。即徒杖以下。均以有力無力為斷。若斬絞情實人犯。則從無納贖之條。該犯等私鑄國利。多係因貧起意。豈能責納罰錢。託空言而撓憲典。至。此項人犯。貪利玩法。無論其不能悔過自新。縱使真能效死。而各路兵勇。累萬盈千。何至少此數十刑餘之人。必欲藉其死力耶。該御史所奏。著毋庸議。○五

年

諭。前因袁甲三奏。請將安徽署宿州知州郭世亨開缺。專辦蒙亳等處捻匪。並請以補用直隸州知州王啟

秀接署宿州知州。朕以地方公事。應由該撫覈辦。批令會同和春福濟具奏。嗣據袁甲三奏稱。和春等函令單銜入奏。茲據和春等奏。袁甲三接奉批摺後。仍堅持己見。無從會銜。並稱宿州地方緊要。請留熟手接辦。毋庸更易。以期官民相安。自係實在情形。所有郭世亨王啟秀開缺接署之處。著毋庸議。各省辦理防勦大員。遇有官吏廉能出眾者。原准保奏。貪汙不職者。亦許糾參。惟於升補委署。總應會商地方大吏。豈容擅自更調。袁甲三經朕屢次批諭。輒敢固執不遵。又敢飾詞具奏。以遂其專擅之私。實屬大負委任。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袁甲三著先行交部嚴加議處。即著來京候旨。○又

諭御史宗稷辰奏請展緩謁

陵一年。以恤民力一摺。每年祇謁

山陵。事關典禮。朕惟有恪遵

祖制。敬展慕思。如果畿輔地方。民力未逮。亦必權衡時勢。暫緩舉行。現在並未降旨。何日謁

陵。該御史輒以直隸南境間被偏災。奏請間歲展謁。殊屬冒昧。言官條陳時事。匡救過舉。如果確有見聞。朕必俯加採納。若以揣度之詞。率行陳奏。是徒博取諫

之名。而無其實。此風斷不可長。宗稷辰著交部議處。

○六年

諭御史李鶴年奏獲咎大員恐難復膺重任一摺。陸應穀前在河南巡撫任內。辦理軍務。未能實力防勦。罪有應得。業經罷斥。茲因該員久歷外任。是以賞給四品頂戴。補授直隸按察使。以觀後效。向來緣事斥革人員。棄瑕錄用。仍能奮勉圖功者。亦復不少。况直隸既非軍務省分。臬司專理刑名。亦非統轄全省。朕進退人才。一秉大公。如果陸應穀不知振作。仍不難重治其罪。豈得以曾經獲咎人員。逆料其必有貽誤。概

令終身廢棄耶。該御史所奏著毋庸議。○七年

諭御史尹耕雲奏大員獲咎太重。請收回成命。以嚴賞罰。一摺。前任大學士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因逆匪北竄。堵勦不力。革職治罪。原以行軍失律。法所必懲。嗣因北路肅清。量從末減。茲由

西陵當差回京。念伊久膺疆寄。曾入綸扉。予以四品京堂。俾知感愧。並非假以事權。即使訥爾經額年力未衰。尚堪重任。朕用一威望頓減之員。實難期其振作。正與從前棄瑕錄用。復任封圻者。不可同日而語。况人才黜陟。朕心自有權衡。該御史所奏著毋庸議。○



八年

諭前因御史錢桂森奏請將候補尚書陳孚恩即予擢用。語多荒謬。當交大學士六部尚書侍郎等將如何示懲之處酌議具奏。本日據裕誠等奏稱該御史輒敢將在京候補大員請賜擢用。已屬不合。並擅擬令入直樞廷。專辦夷務。所奏實屬荒謬。不勝御史之任。請旨懲處等語。錢桂森著回原衙門行走。以示薄懲。至御史本有言責。即或所言未當。朕必曲為含容。未嘗加以重譴。今錢桂森豈不知陳孚恩曾任大員。非未僚湮沒無聞者可比。如何錄用。朕自有權衡。乃敢

妄言保奏。以為嘗試。若非受人屬託。即屬有意市恩。黨援朋比之風。斷不可長。不得不予以薄懲。嗣後身任言官者。仍當留心時務。遇事敷陳。以備採擇。固不可徇私干譽。自蹈愆尤。亦不可因此次錢桂森改官。共安緘默。將此通諭科道等知之。以副朕明目達聰至意。○九年

諭朕御極以來。屢經特詔求言。內外臣工。敷陳時事。凡有關國計民生者。無不隨時採擇。立見施行。本日據許彭壽潘祖蔭楊泗孫奏。入春雨澤稀少。請誠諭諸臣。臚陳得失等語。夫遇災修省。原非博納諫之虛名。

况現在軍務未平。民困未蘇。朕祇承

祖訓上迓

天庥。宵旰焦勞。無時少釋。在廷諸臣。自各部院堂官。至科道等。原准其隨時獻納。並未豫飭其緘默旁觀。各大員等。羣力匡襄。尚有能喻朕意者。至科道等。身列諫垣。遇事直言。方為不負職守。近來頗有不盡為公者。即如去歲科場案出。率皆諉為不知。不獨巧避怨讟。兼可贖徇年誼。世道人心。若斯澆薄。誠堪浩歎。朕深愧訓諭無方。繼自今。若不激發天良。敷陳要政。以補救時艱。國家安用此臺諫為耶。將此詳諭在廷諸

臣知之。○又

諭御史豐麟奏請飭軍營保舉人員會辦地方軍務一摺。據稱自軍興以來。每遇克復城池。保舉者動輒數十百人。至失事案內。則惟地方官照例懲處。此項人員均不在糾參之列。請飭統兵大臣。於克復一城後。即在本案保舉人員內。擇留一二員。協同該地方官防守。儻有疏虞。即與守上官一同治罪等語。軍營帶兵各員。如派留防城邑。失事後一併獲咎。並非不在糾參之列。至糧臺文案各員。其得邀獎勵者。均須隨營辦事。勢難到處留防。若以軍營無用之人。使之協

同守禦。安能有益地方。該御史所奏。著毋庸議。○又都察院左都御史綿森等奏。遵

旨覆覈朝審人犯。應由緩改實之浙江。絞犯張汰。聰應照原擬。仍入緩決辦理。其呂瀾儀一案。請飭浙江巡撫再行研鞫。

諭此事。朕兩次諭旨。想該堂官等並未看明。初云悉心定擬者何。不過順水行舟。得推則推。盈廷若皆如斯卿貳。朕國治何所賴焉。著派惠親王。載垣。專會同都察院堂官。再為悉心定擬。覆覈具奏。○十一年

諭給事中哲臣奏請嚴定京察章程。先期開單進呈。一

摺。京察為考績大典。各該衙門堂官保列一等人員。出具考語。由吏部帶領引見。本非專為簡用外任而設。其特行圈出之員。令該堂官再出具切實考語。覆行引見。始量予錄用。立法本極周密。該給事中奏請。令各該堂官將應行保列堪勝道府之員。先期出具考語。開單進呈。圈出後再行帶領引見。既與定例不符。且失京察本意。况所保之員。未經引見。豈能僅據該堂官考語。遽定其人之才具。所奏殊屬非是。著毋庸議。原摺著即擲還。○十月

諭。前因朕御極之初。詔求直言。嗣據恭親王以議政任

重。顛懇諭飭中外臣工。各抒所見。復經降旨諭令諸臣。凡有見聞。務各切實直言無隱。本日據給事中博桂密封具奏一摺。詞意龐雜。意在嘗試。於政體毫無裨益。若皆似此任意瑣瀆。尚復成何事體。博桂原摺著即行擲還。至諸臣中實有所見。於政務確有補救者。仍各據實臚陳。用副朕諄諄求言至意。○又

諭前因繕譯副考官富廉擅帶私人入闈。交部嚴加議處。茲據吏部奏稱富廉於入闈時。擅將伊孫及通曉繕譯之張二。私行帶入。實屬有干例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富廉著照部議革職。以昭炯戒。考試為掄才

大典科條具在。例禁暴嚴。嗣後考官有衡文之責者。務當奉公守法。恪謹將事。毋得違例妄行。自取咎戾。

○又

諭御史鍾佩賢給事中孫楫奏請將載垣等造作之諭旨銷除各摺片。載垣等假傳諭旨。造作贊襄政務名目。並於御史董元醇條奏一摺。擬旨時擅自改寫各情形。業經疊次降旨。明白宣示矣。茲據該給事中等奏。載垣等造作擅改之件。不應載之。

實錄儼同

願命。亦不應登之冊籍。假託綸音。擬請降旨銷除。以期



信今傳後等語。朕奉

母后皇太后

聖母皇太后懿旨。所奏不為無見。載垣等種種悖逆欺蒙之罪。中外臣民皆已備悉。所有造作贊襄政務諭旨。確係矯傳。自不應纂入

實錄中。惟遽將其銷毀。又恐無以示將來而徵罪案。至董元醇所奏一摺。當日發交載垣等擬旨。原令其將所請垂簾暫理朝政。飭令廷臣會議。其請於親王中簡派一二人輔弼。開具空名諭旨。祇候簡派。並於大臣中擇其可充師傅之任者。公同保舉。乃載垣等奏

對時。即已曉曉置辯。及擬諭旨。遂敢陽奉陰違。擅自  
改寫。一切駁斥。迨述旨時。未即允照所擬宣發。而載  
垣等膽敢於次日發交摺件。壓閣不辦。竟將所擬諭  
旨。堅請發下。又以未用御印。不足為憑。再行瀆請。斯  
時駐蹕木蘭。遠距京師。未能即日回鑾。若不暫允所  
請。載垣等跋扈情形。其勢將有不可問者。是以隱忍  
姑從。將所擅擬諭旨。鈐蓋御印。實出於不得已。言念  
及此。能無痛恨。所有載垣等矯傳贊襄名目。及擅擬  
駁斥董元醇諭旨。著即銷除。惟此案係王大臣大學  
士六部九卿等於內閣會同刑部議定罪名。伊等造

作之諭旨二道。即著內閣刑部隨同本案檔冊錄存。以著信讞。並著軍機處即隨此次諭旨。照錄一分存檔。另錄一分。交南書房收存。均著低二格書寫。以示區別。庶使姦邪逆迹。不得濶載方策。以重綸音而昭炯戒。○又

諭大學士桂良等奏遵議御史華祝三奏部議京察截俸日期窒礙難行一摺。京察為激揚大典。前經吏部奏准展緩一年。截俸日期。欽奉

諭旨。扣至咸豐十一年三月十五日截止。自當欽遵辦理。至一切停升註考事宜。亦經吏部奏明分別覈辦。

尚無窒礙。該御史原奏內稱。京察必視差使之優劣。定等第之高下。上年差使應列一等。至本年三月升調別衙門。若仍與一等。則與截俸不符。不與一等。則資俸以酉年為限。勞績不以酉年為憑。等語。向來升調人員。一年以外。仍准統計前俸。至填註政績考語。半年以外。即由新任衙門出考。若捨新任之資俸。論原衙門之差使。辦理更難畫一。又稱一等升遷。三等降調等語。向來一等加級。三等照舊供職。並無升遷降調之說。所奏係屬錯誤。又稱酉年三月以後。病痊服闋。升調銓補得缺各員。均不應在考察之列。將不

分等第。從無實缺人員不加甄別之理。仍分等第。列入三等者。必有置辯等語。升調得缺。本係實缺人員。該御史謂與病痊服闋銓補得缺各員。均不在考察之列。已屬聲敘未明。至應否分別等第。業經吏部奏明。例應考察及不應考察之員。統以三月十五日為斷。亦與裁俸兩無窒礙。又稱禮兵等部員缺。本少本年三月以後。各員中或以事故去。而此後得缺者。皆係不合例人員。恐致無員可保等語。應屆京察保薦。不得其人。即任缺無濫。

聖訓煌煌。九宜遵守。豈該御史尚未之知。又稱本年三

月後考察各員。有屢經升轉者。有註誤停升者。論其體制。則新階敘用。與舊階敘用。判然各別。論其處分。則考察在前。註誤在後。難以持平。恐升轉易致冒濫。被議者不能折服其心。截俸亦多扞格等語。向來考察期內。凡有升轉議處事件。概行停止。此次展緩一年。勢難一切停止不辦。亦經准吏部所奏。註考等項事宜。均照現在官職辦理。今該御史所指窒礙各情。俱應歸停升之例辦理。與截俸毫無干涉。又片奏此次京察。需以四載不為遲。將來縮以二年不為速等語。三載考績。古有明訓。該御史強為二年四載之說。

尤屬不諳政體。所奏著毋庸議。○又

諭前據給事中林壽圖奏。參刑部尚書趙光。有為其壻工部主事光熙求送

實錄館校對之事。當以事屬未行。未經降旨查辦。茲據御史劉毓楠奏稱。自簡派

實錄館總裁後。各衙門官員。營求保送差使。物議沸騰。所有總纂等官。請飭該總裁官暨各部院堂官。應送各員。按資開單。奏請欽派等語。恭修

實錄為闡揚

謨烈大典。垂示萬世。必須品學純正之員。敬謹編輯。儻

任聽劣員鑽營奔走。濫竽充數。殊不足以昭慎重。該  
監修總裁正副總裁等。經朕特簡。自應恪恭將事。慎  
選賢員。藉資襄理。即各部院堂官揀員保送。亦須悉  
秉至公。萬不准稍有徇情。自干咎戾。其趙光為伊塔  
光熙請託一節。據該給事中奏稱。得自傳聞。姑免深  
究。然無論事之有無。總應慎益加慎。不得以朕寬厚  
待人。遂謂闇昧之事。可以幸逃鑒察也。至總纂等官。  
向由各部院衙門保送到館以後。由該總裁官點派。  
若必紛紛奏請欽派。事涉瑣屑。且該總裁官及各部  
院堂官。均係一二品大員。朕所倚任。但能勤慎自矢。



亦豈稍存疑忌。該給事中所請開單奏請簡派之處。著毋庸議。○又

諭科道有風聞言事之責。自詔開言路以來。科道章奏。有原本經術。指陳時弊者。無不虛懷採納。其彈劾章疏。如果情形確實。亦無不立見施行。本日據御史曹登庸奏。

陵工規制已成。毋庸率議紛更。並請嚴防浮冒一摺。前因宋晉奏

慕陵規制樸實儉約。

定陵可否仿照辦理。當交王大臣大學士九卿翰詹科

道敬謹會同妥議具奏。該御史亦在會議之列。如有所見。儘可會議時。自抒其說。或議稿已定。意見不合。方可單銜具奏。若衆論僉同。即應敬候聯銜覆奏。何得以雷同勦說之詞。率自專摺先行奏陳。是會議時明知宋晉所奏。揆諸時事。窒礙難行。因於王大臣等未經覆奏之先。故為此請。以為自己見長之地。巧為嘗試。已屬不知大體。摺內又將前旨撤去之周祖培所派監修張福佑等為詞。臚列多人。嘵嘵瀆奏。其所請一體撤回之彭蘊章之子彭祖賢。綿森之子未詳其名。查該二員現在並未派辦工程。不知該御史何

以一併牽引。率行參奏。又因全慶等繳還一成銀兩。遂謂其下在工人等。盡皆染指。亦係臆度之詞。毫無實據。至所參工部主事光熙。因轉託該御史同居之同知張載型。向周祖培求派工頭。並將名條呈覽。事涉瑣屑。殊多冒昧。曹登庸實屬不稱御史之職。著以六部員外郎降補。